

李大客

李大客叫李长荣,在我们矿山的车队开大客车,因此人们就都叫他李大客。1970年代开车的司机很威风,是让人很羡慕的职业。

那时,我们矿山的人员组成很复杂,大部分技术员和工人是响应组织号召,从全国各地迁移过来的,最远的来自甘肃玉门矿。

有些技术员和工人的亲属(甚至家属)遍布在全国各地。矿山交通不便,地方上的客运班线没有开通到矿山来。为方便矿山干职员工探亲访友,矿领导商量决定,委派车队买了一台大客车。

大客车买回来之后,让谁来开?这让领导们颇费思量。领导们认为,这开车的个人素质要强,要温和知礼。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一次次开会商议,领导们最终同意让优秀共产党员、每年都受到先进表彰、胸戴大红花次数最多的李长荣来开这台大客车。

离我们矿山最近的火车站叫东宁站。东宁站与矿山有一百多里地的路程,矿山人走亲访友(包括公差)的往与返,都要经过这个小火车站。

李大客每周一、三、五开大客车,从矿山出发去东宁火车站接送矿山职工和干部。

李大客的外貌,给人的感觉一切都是长长的:瘦长脸,瘦长个,就连那双胳膊也是长长的。大家就笑着说,李大客这双长胳膊,就是摆弄方向盘的料,不开车都瞎了他。李大客待人和蔼,不笑不说话,载的客又都是矿上熟悉的人,李大客和大家嘘寒问暖,服务热情周到。

大客车停在东宁火车站出站口旁边的一个小广场上,从外地回来下了火车的矿山人,走出站口就直奔客车而来。等客的时候,有先上车的乘客就给李大客讲外面发生的新鲜事儿。说说笑笑间,下了火车的人就都上了客车。李大客戴上那双白手套,握着方向盘,发动车后,目视前方,载着一车满脸欢笑的人返回矿山。

有一年的冬天,从东宁火车站出来,大家发现副驾驶的座位上,坐着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

老太太蓬头垢面,身上穿的棉衣都裸露出了棉花。

在咱们矿上,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呀!这是谁家的老太太呢?车上的人议论着。李大客见大家有疑问,便过来给大家介绍说:这是我老娘,从山东老家益都那边过来的,投奔俺来了。

老太太从座位上站起来,想说什么被李大客给摁坐下了。

李大客又补充说,老家那边穷,俺老娘穿的衣服破了点儿,让大家见笑了!

大家知道了老太太是李大客的老娘后,就都用笑容欢迎老太太,有的拿出糖块,有的拿出一个苹果,有的还抓出一把花生。

老太太笑着双手接过这些零食,随后放进她身边的一个破兜子里……

李大客家四口人,两个儿子正读初中,老婆没有工作,偶尔在矿上的五七厂干几天临时工补贴家用,剩下



月光城 小小说

小小说二题

袁炳发

的就全指望李大客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了。本来并不宽裕的日子,自老太太来了以后,就更加紧巴起来。李大客隔三差五还嘱咐老婆给老太太加工点特殊的“小灶”,别让老太太肚里太没油腥了。

李大客老婆给老太太侍弄得浑身上下干干净净,连原来的长头发都剪了,李大客老婆说短发洗起来方便。

矿上的人还看到李大客老婆每个月都要带老太太去矿上的职工浴池洗几次澡,李大客也经常带老太太出来,院里院外地走一走。

那几年,边境不太平,家家挖地道,玻璃上糊防空白纸条,时刻反修防修,每户人家都想方设法蒸点三合面的干粮,以备不测,其实日子过得蛮紧张的,但李大客的脸上每天仍是笑呵呵的。他嘴上常说,有什么怕的,一家人在一起,啥也不怕……

矿里的哪家儿媳妇儿不孝顺公婆,丈夫就会说,你看看人家李大客的媳妇儿,那才是媳妇儿呢!

被嘲讽的媳妇儿不服气的地问:我不是媳妇儿,那能是啥呢?

丈夫愤愤回答:你是白眼狼的妈!日子似乎是被风追赶着一样快,几年间就过去,老太太八十岁了。

八十岁的老太太患了老年痴呆症,家里来了客人时,老太太就对客人说,大客是个好人,比我亲儿子还亲!

客人就笑着说,老奶奶可真是糊涂了,大客就是你亲儿子呀!

老太太听后摇头,嘎嘎地笑着说:大客不是我儿子,他是我亲大哥!

客人笑着安抚着老太太几句走了。李大客望着老娘无奈地苦笑着。

一天夜里,老太太安详地走了。等李大客发现的时候,老太太的身体早已僵硬,李大客特别的悲伤,自言自语地说:我咋会这么粗心?夜里咋没注意老娘呢!

前来慰问的矿工会领导,劝李大客说,你不要太难过,你做得够好了,老太太没有遭着罪,也算无疾而终了。

李大客给老娘烧完“三七”后,接到矿上人事科科长转给他的一封公函。

公函信是从山东老家益都发来的。

公函的大致内容是:请贵矿人事科,帮助寻找李长荣。李长荣是我院建院后首批入院的孤儿,我们邀请他回来参加院庆活动。

李长荣就是李大客,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李大客是个孤儿。

旅伴老柳

在黄山市开完一个全国性的笔会之后,我特意留下来,准备登一下黄山。仁者爱山,我对黄山心仪已久了。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早八点,我打了辆出租车,直奔黄山。

一小时后,在景区南门,我乘缆车至云谷寺。然后步行,攀登一个个

石阶,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但没什么抱怨的,因为大自然是有回报的。此时五月初,一路远观近看,黄山秀丽多姿,风光无限,更有满山的杜鹃花开放,与翠绿的山色呼应,真是令人神清气爽。偶尔短暂歇息,放眼两边辽阔深邃的山谷,内心便升腾起一种别样的力量!

这就又有了向上攀登的勇气。终于到达了玉屏景区。就在这里,我认识了老柳。

当时,我正在一个石凳上坐着喘息,两个穿黄坎肩、抬滑杆的师傅,迈着沉稳有力的步子,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爷子抬了上来,后面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矮胖汉子,我目测应该是老爷子的儿子。

两个师傅放下滑杆,矮胖汉子急忙近前,扶住老爷子。老爷子手摆了几下,示意不用扶,自己轻松走出滑杆。

矮胖汉子对老爷子说:爹,你看,那就是迎客松!

老爷子眯起眼睛笑着说:三儿,可算看到它了!这迎客松和画上的模一样,精神!

儿子从双背包里拿出一个望远镜,给老爷子挂在胸前,指着一个山峰说,爹,那个山峰叫莲花峰,是黄山的第一高峰,滑杆上不去,你就用望远镜看吧。

老爷子拿起望远镜,边看边喊:好山好山啊!

儿子一旁呵呵笑着。

我听爷俩说话的口音是东北人,异地他乡遇到老乡,自然是多了份亲切,我便上前与矮胖汉子搭话:兄弟是东北哪的人呐?矮胖汉子说:五常的。

他也听出了我的东北口音,反问道:你是东北哪里人?

我回答:哈尔滨。

老乡。可不,咱们老乡。

我们笑着,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老爷子一旁还开玩笑说:瞧瞧,遇到自己的同志了。

他乡遇老乡,尤其东北人乡情重,之后就在一起游玩了。矮胖汉子比我大,他说他姓柳,就叫他老柳吧。在玉屏风景区玩过之后,我们又奔光明顶,那有个云海宾馆,我和老柳准备在那住宿。

几天前会议方帮忙给我预订了一个单间。老柳说他没预订,到宾馆后开房间。

两位滑杆师傅始终抬着老爷子。到了光明顶,游人多,老柳瞧好空档,给老爷子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又让我给他们爷俩拍了一张合影。

我们去了云海宾馆。我因为是预订,在宾馆前台交了住宿费后,顺利拿到房卡。老柳卡了壳。正是五一黄金周,游客多,云海宾馆的标间全被定了出去。这是老柳没有想到的,他急得手足无措。

这时服务员告诉老柳,二楼有十个人合住的大房间,是上下铺那种。如果老柳想住,服务员可以帮助协调给爷俩安排下铺。

老柳面露难色满脸不同意。我说:老柳咱这样吧!我是一个人,好将就,去住十人间房,你们爷俩住我那个大床房。

老柳搓着手,说,这如何是好,你也是五十岁的人了,哪能让你受那个委屈。

我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咱们是老乡,别犹豫了,再犹豫连上下铺的大房都没有了。

说完,我把房卡递给老柳,转身去开十人间房。

办理妥后,老柳拿出两千元给我说,这是给你的住宿钱,多的算转让费。

我只收了我单间房的原价,其余给老柳塞了回去。

我们各自住下后,去餐厅吃饭。除了我们自选的几个菜,老柳还变戏法似地,从双肩包里拿出一瓶茅台酒和几根哈尔滨红肠。

老柳说,这都是从咱家那边带来的。喝了点酒,老柳话多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是五常乡下的农户,这些年一直包田种水稻,因为米好,销路一直不错。挣了些钱后,他每年都要自驾游,拉着老父亲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老柳说:我爹就喜欢看山,他常对我说,你只要站在山顶,你平时经历的任何难事都不算个事儿了。这几年我拉着爹,把泰山、武夷山、华山、庐山都转了。车也换了几台,说着老柳拿过手机,从相册里让我看他开过的桑塔纳、路虎、奥迪等车……

翌日早,我因有事提前下山,在光明顶和老柳分手,我们加了微信。

转年春天,插秧季时,老柳给我打电话说:炳弟,过来玩吧,现在正是稻田插秧时候,城里不少人来,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了。

我架不住诱惑,驾车去了老柳那里。

到了板子村,我打听柳河清的家,一个上点岁数的人说,你问的是柳老三吧?

我点头。他带我到了老柳的稻田,远远的就看见了老柳,他穿着皮裤,和一些忙着插秧。老柳的稻田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遥远的蓝色的地平线。老柳淡定地立在自己的田地里,构成一幅壮美又自足的画面。我心中一动,这或许就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心中的梦想吧!终于,老柳实现了。

这天的晚饭,老柳安排在县城的一家大馆子,喝的依旧是茅台。

正喝着,一女服务员过来说,柳经理,咱家店里的的小河鱼中午就卖没了,您换个菜吧!

老柳说,那就来一块大豆腐,加点辣椒酱。告诉王大厨,酱里放我喜欢的那种红皮辣椒。

服务员点头走了。我不解,问老柳,刚才那服务员称你柳经理?老柳笑了,说,忘了告诉你,这个饭店我开的。

听后,我举目这个两层的大饭店,竖着指头说,老柳,你威武呀!

老柳说,没啥威武地,只是运气好,赶上了好时代。

这天晚上,一瓶茅台酒被老柳我俩全喝光了。